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经济建设关键期,这是国际公认的矛盾突发时期。

■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660万,解决他们的就业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

■2011年,成品油、水电、猪肉、蔬菜等百姓基本生活品价格普遍上涨,虽然今年9月1日开始实施了新的个税起征点,可大多数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因此涨多少。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和《中国透视》杂志在今年年初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将近70%的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持怀疑态度。

■清华大学之前公布县级及以下生源占1/7的比例。近年来农村名校生源下滑

# 焦虑:总有一款适合你

是时代的骚动,不是你一人在焦虑;是全体的虚荣和物化,不是你一人在炫耀;是经济与社会失衡,不是你一人得“病”。生存与未来之于每个中国人都是过于严肃和严重的事,以至于我们不敢拿起不敢放下,困坐愁城。《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文章说: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期——内心紧张不安,担心要发生不利的事,感到不愉快。股票赔得掉底,房贷还差90万,老板常扣工资,买家具是达芬奇,买醋是兑的,买奶粉是有添加剂的,想买车要摇号,想加工资老板不同意,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经济建设关键期,这是国际公认的矛盾突发时期。而就在这片世界公认的投资沃土上,演绎着焦虑的社会如何与日益强大的国家相濡以沫的传奇。

□快报记者 钟晓敏  
见习记者 刘伟恒

## 发展焦虑

### 毕业三年 从餐馆服务员到卖鸭脖子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区域人群为了自身的进步发展和取得更大的成功,都有各自不同的焦虑。个人的发展,不仅仅是个人事业与生活的进步,往往还关系着家庭的维系与发展。

严峻的就业压力,使得大学毕业生们正成为发展焦虑的主体。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660万,解决他们的就业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再加上往届没有实现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之大可想而知。

大学毕业生天天为工作发愁,简历投出去犹如石沉茫茫大海音信全无,索性为了方便老板和自己,有些人甚至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要求到公司去实习和试用,好歹也算未来发展有一线曙光。

而跻身都市“白领”之后,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竞争的压力往往使人抑郁。本科毕业3年的赵小姐,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状态。

赵小姐是学音乐管理专业的,爸爸的考虑是“做管理比具体做业务轻松”。可是,大学毕业之后,她不知道这个专业,究竟该去哪找工作。同班几十名同学和她一样迷茫的还不少,“班上只有个别人,因为父母有能耐,所以顺利到学校教音乐去了。还有人在培训班代课,而大部分人选择了跟自己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做服务员。在老板眼中,她的价值不如一个勤快的初中生,给她开的月薪也少得可怜,才1000元出点头。撑了半年,她实在扛不住了。有一天,她去新街口某写字楼应聘,想谋一份与网络打交道的差事。可

人事部经理看了她的简历,婉言拒绝了她说:“你所学的专业,跟我们要招的岗位人才,不太符合。”被泼了一头冷水的她,神情恍惚地走了出来。不知道在大街上走了多久,她才下意识回过神,发现包粽子被人拉开了,手机和钱包统统不翼而飞!那一刻,站在车水马龙的新街口,她放声大哭,让眼泪肆意流淌。

后来,爸爸通过朋友辗转在一家电视台给她找了份工作,做后期剪辑处理工作。这是一份让她很期待的工作,因为她一直认为在媒体工作很光鲜。

可是,由于没有正式编制,她的月薪只有2000多元钱。而且讲好8小时工作制,可是她没有一天是不加班的,且没有加班费。

挣得实在太多了,赵小姐舍不得在市区租房,每天坐地铁到马群,跟4个同学挤一个中套。单位距离新街口不远,她每天中午都有逛街机会,可是看到商场里动辄上千元的衣服鞋子,她在心底默默叹气。

今年5月,她不知道是因为过度劳累,还是压力太大,患了肾炎。“医生让我休息两个月,我干脆自觉辞掉了工作。”工作两年多攒下来的积蓄,都没够支付这段时间的医药费,她实在不想再拿自己的身体做赌注了。

“我不能老在农村呆着。”在家休养了几个月后,她于9月份又折回南京。这次,她和一名同学合伙租了间小门面卖鸭脖子等零食。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200元,生意差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勉强够支付房租。

未来何去何从,赵小姐非常迷茫。这门生意,不知道能否持续干下去。即使能坚持下去,她心里也有不甘,因为这份工作上不了大学可以干。“如果一直干下去,我的4年大学不是白读了吗?”没有生意时,赵小姐天天这么胡思乱想。人也越来越清沉。

## 生存焦虑

### 月入过万 都市上班族压力山大

几乎每一个都市上班族,都对涨工资十分感兴趣。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的张先生也不例外。从2004年进入现在的这家公司以来,他的工资确实在节节攀升,当初入职月薪只有1600元,现在已经涨到了6000元。他的妻子月收入也达到了4000多元。

可是,他们还是担心自己的钱不够花。这几年以来,成品油、水电、猪肉、蔬菜等价格普遍都在上涨。他们发现,挣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

以前,小夫妻俩租了一个单室套,每个月只要800元钱。现在,他们还买了房子成了一辆。殊不知,代步工具有了,面子也找到了,可是心理压力却更大了。养车,一个月至少也要花上1000多元,再扣掉一家三口的生活费2000多元钱,压根就攒不了什么钱。“逢年过节,总要考虑爸爸妈一点吧。”人情往来,该出的份子不能不出吧?平时,再约个三朋四友聚一聚,还有什么钱啊?“在“生活质量提高”光鲜的外表下,张先生反而越来越觉得生存压力大了。现在,他生活得小心翼翼,很大的心愿就是祈求全家人平平安安,因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家,根本没有什么抗风险能力。

现在,女儿正在上五年级,可她给女儿定了目标:今年就把六年级要学的东西全部学会,等上六年级之后,就学小学升初中。她这也是“随大流”罢了。

在大家看来,这无疑是在拔苗助长。可是,刘女士却认为“很正常”。老师上课时,有时刚讲一个题目,就有人把答案报出来了。

## 教育焦虑

### 拼爹时代 有两套房的父母自觉无用

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必然

导致教育的不公平。现在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成为耐下的稀缺品。而且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门槛越来越高,甚至东北某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的赞助费高达耸人听闻的18万元。而优质的幼儿园上重点的小学,重点小学能上重点中学,重点中学自然能够更容易上重点大学。清华大学之前公布县级及以下生源占1/7的比例,近年来农村名校生源下滑,部分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显示,重点大学已是不可忽略的问题,各名校显示的数据均有下滑。所以家长们挤破脑袋也均为孩子在稀缺的优质教育中争得一席之地。

刘女士夫妇月收入也过万了,此外他们在南京还拥有两套房产,经济上一点压力也没有,可是他们还是过得很焦虑。她和老公收入不低,但是并没有“官半职”,将来,这个社会“拼爹”现象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我和老公将来都没有能力可以‘罩’着女儿。”刘女士说,他们现在能做的是尽量给女儿提供一个好的教育平台,让孩子在将来的竞争中多加一点砝码。

因为两套房子周边都没有所谓的“名校”。为此,刘女士早在女儿上幼儿园时,就到处托人找关系“铺路”了。如今,孩子如愿上了名校,她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女儿将来还要上好初中好高中,考名牌大学,“路漫漫其修远兮”。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女儿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让孩子上各种补习班。刘女士说,女儿班上42名同学,没有一个不上补习班的。她这也是“随大流”罢了。

现在,女儿正在上五年级,可她给女儿定了目标:今年就把六年级要学的东西全部学会,等上六年级之后,就学小学升初中。她这也是“随大流”罢了。

在大家看来,这无疑是在拔苗助长。可是,刘女士却认为“很正常”。老师上课时,有时刚讲一个题目,就有人把答案报出来了。

刘女士一边喊“恐怖”,一边却照这些“榜样”培养着女儿。

## 人际焦虑

### 职场暗战 办公室没有真正的朋友

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小洁告诉记者,家人都催她抓紧生孩子。她也很清楚,从生理角度来讲,女性最好在三十岁之前生孩子。可是,对于职场中的她来说,三十岁又是很关键的上升期。“我的业绩,每个月都在前三名徘徊,同事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小洁说,大家都想往上爬。她是很有机会争取部门经理这个位子的。以后年薪就能达到20万,这对改善全家人的生活无疑有很大帮助。可是如果现在她回家生孩子了,这个位子肯定是拱手相让给其他人了。这一年多来,她一直很纠结。一方面,她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另外一方面,她又要顶着长辈们施加的压力,人非常烦躁,以至青春痘也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冒了出来。

相对于女人,男人的压力往往更大。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挣钱养家的重担主要还是要应该由男人来承担。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的小周先生,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把单位当升迁的战场了。一方面为了“安全”,他不得不等领导毕恭毕敬,忍气吞声,他很想把某些看不惯的事情发到微博上,但是为了升级他又不敢贸然行事。一方面他还不得不与同事玩不情愿的“暗战”。“办公室没有真正的朋友。”周先生这么认为。他告诉记者,有的人表面上一团和气,关键时刻却会把人“卖”掉。

面漂泊的感觉,但说到底,她们比南京姑娘更需要房子。

汉中门广场,已经办理退休的张大爷,每天都会在这里锻炼身体,看起来生活无忧无虑的他,心中也有道不出的焦虑。一个月退休金有几千元,他的衣食住行完全不用担心了。但是,一双儿女都已经移民到国外了,这辈子注定要孤单走下去吗?曾经在媒体上看过老人死在家中好几天才被发现,他心中越发冰凉。“哪一天我突然死掉了,也不一定有人知道。”张大爷说,“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过去,亲属之间、朋友邻里之间的感情都是不错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都在一个小区,不一定每天都探望了自己的父母;虽然都在同一个城市,朋友聚会不一定再那么的频繁亲密。或许,你会说我们其实也是有交流的,比如借助开心网、豆瓣网等社交网络沟通倾诉。可是,有一部分人内心还是非常焦虑,网友“空谷幽兰”就说了,她有500个网友,但回到现实时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这样,再看前几天杭州的一条新闻,有3个小区出台邻里公约,用契约形式强调“邻里之间见面要问好”就不再奇怪了。

## 安全焦虑

### 食品问题曝光频频 不敢吃却又不得不吃

“现在那么多新闻都曝光食品安全问题,我不知道能吃什么了。”在新街口某写字楼从事行政工作的林琳(化名)说,因为单位没有食堂,她每天只能到附近的小吃店里解决午饭,“我担心饭店里的油是地沟油,担心肉里有瘦肉精。但是担心有什么用,我总不能不吃饭了。”一个人生活的林琳,平时在家不开伙,吃饭问题几乎都在外面解决。“自己做只能保证不用地沟油,但是怎么知道买来的肉菜没有问题呢?”就这样,她一边担忧着即将入口的饭菜安全,一边拿起了筷子。

“我原来挺喜欢吃豆芽的,前段时间曝光了问题豆芽,我就不再吃了。”只要哪种食物被曝光出来有过问题,林琳吃饭的时候就会选择“回避”。到最后,她却发现自己需要“回避”的食物越来越多,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连大米都爆出来可能含有重金属污染了,你说我能从此以后不吃大米了吗?”大多数人,和林琳一样,动筷子的时候总有一丝怀疑,“这,能吃吗?”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机菜园,家家自己种菜,现在想起来真是幸福。”林琳老家在山东农村,小时候经常和父母一起到菜园里去种菜。如今,“村子已经城镇化,村里的地也都被征用了。现在父母虽然还是在农村,但也是买菜吃。”林琳说:“我觉得我们都在吃一些‘来路不明’的食品。”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和《中国透视》杂志在今年年初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将近70%的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持怀疑态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此前曾表示,目前中国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是极低的,老百姓对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的承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有人“被动选择”,有人“主动出击”。家住江宁区的女士上有一个8岁的儿子,江宁区的食品安全事件让她揪心,“我最担心的是儿子,你说这么多,如果从小就吃些不安全的食物怎么办呢?”现在方女士一家人基本都在家吃饭,“就算他吃汉堡,我都给他做。”据方女士讲,她现在不仅自己做面包点心,连平时吃的豆芽都是自己发

的。“就算是平时非要在外面吃,我都会尽量到厨房去转转,或者用水涮着吃。”方女士说,只要一在外面吃东西,就会对饭店的东西有怀疑,因为我看不见他们的制作过程,“所以现在每次在外面吃饭心理都会怪怪的,我好像有强迫症了。”

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军介绍,现在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社会焦虑,表现在不知道究竟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产生心理矛盾冲突,如果性格敏感一点或者要求完美的人可能就会出现强迫症的倾向。“前两天有一名患者来就诊,进门后甚至连我们的座椅都不肯坐,几乎不跟别人一起吃东西。”王军认为,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让很多人被“强迫症”,“很多人对个食品安全处于担忧的状态,变得没有安全感。”

## 学习焦虑

### 没有专业背景 为了学习而忐忑

由于专业背景所限,以前从没接触过金融业的王晓英(化名),自从进入银行工作后,开始忙不迭地恶补专业知识,曾经沉迷于淘宝、在互动社区网站出没的网虫现在开始追捧网络课程,会计学、财药学这些需要大量和数据打交道学科知识让没有学过高数的王晓英有些挠头。“没办法,如果要多一点东西的话,就只能少看点电影和闲书。”和周围很多金融、经济专业的同事相比,既然没有知识结构的先天优势,就只有“笨鸟先飞”了。

担任银行对公客户经理的王晓英,现在正在为每年都要拉到的几千万元的存款忧心忡忡,“存款要是拉不到,就通不过考核,影响工资待遇事小,严重的话甚至会被淘汰。”虽然入职第一年,银行没有硬性指标要求,但每年新增存款3000万元的额度,让几乎没有人脉资源和资金背景的她,现在就开始焦虑怎么完成第二年的工作任务。

当压力袭来,当事人有时自己可能都会意识到,焦虑已塑造了新的习惯,或者干脆把焦虑变成了自己曾经不喜欢的人。“以前一遇到有人向我推销东西,我总是很反感,很排斥,但现在一旦遇到亲戚朋友我都会主动地动员人家能不能在银行里存点款。”

同在银行工作的王磊(化名)也并不轻松,由于兴趣的原因,“以前基本不关注经济领域的新闻”,但由于现在担任经理助理,要经常为领导撰写文案,并不时接受上级领导的检查,所以现在必须要看和金融相关的书籍和报刊。“现在我每周要看央视2套财经频道的新闻,而且要经常看财经类的报刊杂志,最近我发现自己竟然能看懂了。”

除了大众媒体,关注银行内网动态也是王磊每天必做的功课,“总行、省行、市行每天都有什么最新进展和决策发布,这些都要留意,而且还要比较和兄弟银行的差距,以便到时候写材料的时候能用得上。”虽然已经入职半年,但王磊经常在单位加班到晚上12点乃至凌晨,连周末也很难休全。

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考核体系,对于王磊来说,练习点钞、五笔输入法和用数字小键盘输入数字,虽说是基本功,但挑战无处不在。“10分钟就要数17把账,每把100张;每道题给你50个数字,让你变幻加减乘除各种算法算出结果,很多数字还有小数点,还存在本外币转换。”就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细节,折腾王磊除了三四月,每天,他都要拿着“练功券”练几十遍,“这些要是过不了关,就不能转正。”

## 焦虑的代价

# 冷漠筑起高墙 社会凝聚力下降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在没有平等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和财富的时候,也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社会焦虑、道德滑坡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导致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下降。



高房价考验着越来越脆弱的爱情 CFP图

## 冷漠点,或许更安全

2011年10月13日,年仅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五凤城相继被两车碾轧,7分钟内,有18名路人从小悦悦身边走过,都默然而去,最后一名拾钱的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小悦悦最终抢救无效离开人世。小悦悦事件一经曝光,便引发了整个社会对道德滑坡的大讨论,对于18名路人的冷漠,网友在微博上发起了“拒绝冷漠,温暖你我”的倡议,围绕“拒绝冷漠”而发起的线上线下的签名活动也不在少数。

其后不久,腾讯发起“拒绝冷漠,传递温暖”OO签名倡议;让我们拥有一颗乐于助人之心,一双搀扶他人的双手,让这路上再没有摔倒的弱者,没有冷漠奔走的路人。这一倡议得到了网友们的响应,很多OO用户更新了新的签名,“更换签名或者转发微博只是点点鼠标或者敲敲键盘的动作,如果是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选择。”

在南京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陈伟(化名)说,“有的时候,语言总是先于行动。”我会担心自己的父母如果摔倒了没人扶怎么办,但我不敢保证,如果是我遇到摔倒的老人是否会去扶他。“陈伟说,“我不相信别人,尤其是陌生人,但现在,我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

## 负面报道面前 深深的无力感

陈伟目前在南京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因为平时工作不是很忙,他经常会上网看微博,“现在是信息社会,很多恶性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会通过微博。”而被朋友们称为“愤青”的陈伟总是习惯转发一些这样的微博,转发他的评论中大多含有骂人的语句。“工作中不是什么话都能讲的,但是在网上就没关系,起码周围的人不知道那是你。”

即便如此,在网上“说”完脏话后并没有让他得到快感,反而导致

情绪一直很低落。“我觉得现在的社会问题很多,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都是这些话题,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陈伟说,“原来的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后来养成了上网的习惯,觉得可以畅所欲言,跟朋友面对面的交流也少了。”网上大量关注社会事件的报道,让陈伟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我知道有人受到伤害,受了委屈,但是我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很无助。现在对很多事情都没了兴致。”

在网络上,谣言的传播速度总是快得惊人,负面的情绪像瘟疫一样可以传染,但被无数信息包围的我们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另一种结果则是我们自身被大量的负面信息所影响,把外在的环境等同于“微博”环境,如果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都是负面报道,那么这些负面的东西,久而久之就会对旧有的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对社会感到失望。

## 谁也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前段时间,媒体曾报道网友“长英的宝贝”在网上给3岁的女儿写了一封“遗书”,原因就是在那7·28动车事故中失去爸爸的妈妈小伊伊,“我自己当时也很犹豫,毕竟谁都不想发生那种事情,后来又看到一名小女孩失去了妈妈,我觉得有必要提前给女儿留下遗言。”她说,“我还活着,但是害怕某一天离开女儿。”就这样,在两起事故报道的影响下,这位80后妈妈给女儿写了一封“遗书”,尽管多是“励志”内容,但很多网友却认为“太悲观”。

“在短时间内受外界影响,情绪、心理波动比较大,都属正常。”南京人口学院社会学博士崔敬辉认为,但是如果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把情绪波动期的短期行为坚持下去,成为一种长时间的刻板行为,则可以考虑个体可能有某种心理障碍或精神健康隐患。